

肖复兴散文精选

简洁是 最美的生活

肖复兴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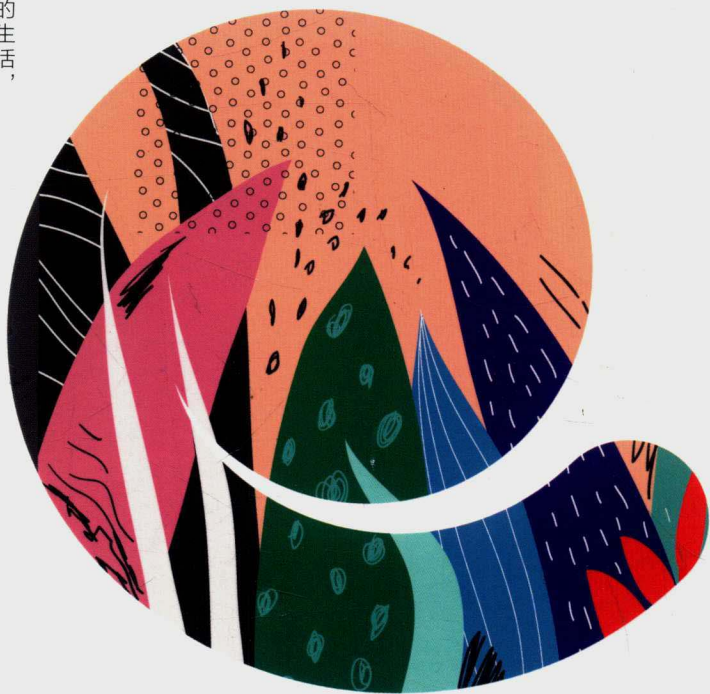
简洁的生活，

其实是以少胜多的生活，

少的是我们对物质的贪得无厌，

少的是对心灵和精神自由展开的空间，

而让我们的心里多一些音乐般美好的旋律。





肖复兴散文精选

简洁是 最美的生活

肖复兴 /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简洁是最美的生活 / 肖复兴著. — 北京 : 新世界出版社, 2017. 1

(肖复兴散文精选)

ISBN 978-7-5104-6026-5

I. ①简… II. ①肖…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7785 号

简洁是最美的生活

作 者: 肖复兴

策划编辑: 张 娟

责任编辑: 秦彦杰 杜 力 张晓翠

责任校对: 宣 慧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05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wp.com.cn>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nwpcd@sina.com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190 千字 印张: 15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6026-5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辑 孤独的普希金

孤独的普希金 /002

布拉格雨霏霏 /005

叶芹草 /009

在涅果什故居 /012

1971年的《九三年》 /015

拉伯雷故居记 /021

暮年放翁和晚年雷诺阿 /026

门罗的虚构 /030

百年新娘 /033

重读《北平风俗类征》 /039

《平凡的世界》中的我们 /042

夏日读放翁 /046

重读《三月雪》 /050

重读田涛 /054

独居漫受书狐媚 /060

第二辑 寻找贝多芬

寻找贝多芬 /064

来自波希米亚森林 /068

春天去看肖邦 /081

到纽约找鲍伯·迪伦 /085

崔健的意义 /093

重访草莓园 /099

偶遇帕蒂·史密斯 /102

黄昏的曼托瓦尼 /106

肖斯塔科维奇笔记 /113

不要在地铁里睡觉 /123

我们的上面是天空——约翰·列侬诞辰 75 周年纪念 /127

第三辑 邂逅毕加索

- 邂逅毕加索 /132
- 在巴塞罗那和高迪相逢 /137
- 纽约遇蒙克 /144
- 橡树公园 /147
- 蒙德里安玻璃杯 /151
- 艺术之光在哪里 /154
- 谁打翻了莫奈的调色盘 /157
- 雷诺阿听音乐会去了 /161
- 阿尔的太阳 /164
- 刻进时代里的艺术 /168
- 花之语 /174
- 雕塑上的风云 /177
- 黄色是一种暧昧的颜色 /183
- 美展上的较量 /186

第四辑 浪漫的丧失

浪漫的丧失 /190

寂寞不是一个漂亮的标签 /192

简洁是最美的生活 /195

泡影 /199

你是要画还是要猫 /204

阿维尼翁之夏 /207

大自然的情感 /212

水袖 /216

学之五界 /219

城市的想象力 /222

对战争的反思比回忆重要 /227

一轮月明水情深 /232

第一辑
孤独的普希金



孤独的普希金

来上海许多次，没有去岳阳路看过一次普希金的铜像。忙或懒，都是托词，只能说对普希金缺乏虔诚。对比南京路、淮海路，这里似乎可去可不去。

这次来上海，住在复兴中路，与岳阳路只一步之遥。推窗望去，普希金的铜像尽收眼底。大概是缘分，非让我在这个美好而难忘的季节与普希金相逢不可，心中便涌出普希金许多明丽的诗句，春水一般荡漾。

其实，大多上海人对他冷漠得很，匆匆忙忙从他身旁川流不息地上班、下班，看都不看他一眼，好像他不过是身旁的水泥电杆一样。提起他来，甚至说不出他哪怕一句短短的诗。

普希金离人们太遥远了。于是，人们绕过他，到前面不远的静安寺买时髦的衣装，到旁边的教育会堂舞厅跳舞，到身后的酒吧间捧起高脚酒杯……

当晚，我和朋友去拜谒普希金。铜像四周竟然了无一人，散步的、谈情说爱的，都不愿到这里来。月光如水，清冷地洒在普希金的头顶。由于石砌的底座过高，普希金的头像显得有些小。我想，更不会有人痴情而耐心地抬酸了脖颈，如我们一样仰视普希金那一双忧郁的眼睛了。

此时，教育会堂舞厅中音乐四起，爵士鼓响得惊心动魄。红男绿女进进出出，缠绵得像糖稀软成一团，偏偏没有人向普希金瞥一眼。

我很替普希金难过。我想起曾经去过的莫斯科普希金广场，在普希金铜像旁，即便是雨雪飘飞的日子，也会有人凭吊。那一年我去时，正淅淅沥沥下着雨，铜像下依然摆满鲜花，花朵上沾满雨珠，宛若凄清的泪水。有人在悄悄背诵着普希金的诗句，那诗句也如同沾上雨珠，无比温馨湿润，让人沉浸在一种美好的意境中。

而这一夜晚，没有雨丝、没有鲜花，普希金铜像下，只有我和朋友两人。普希金只属于我们。

第二天白天，我特意注意这里，除了几位老人打拳，几个小孩玩耍，没有人注意普希金。铜像孤零零地立在格外灿烂的阳光下。

朋友告诉我，这尊塑像已是第三次塑造了。第一尊毁于日军侵华的战火中，第二尊毁于我们自己手中。莫斯科的普希金青铜塑像屹立在那里半个多世纪安然无恙，我们的普希金铜像却在短短的时间内连遭两次劫难。

在普希金铜像附近住着一位老翻译家，一辈子专门翻译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作，在“文革”中亲眼看见普希金的铜像被红卫兵用绳子拉倒，内心的震动不亚于一场地震。曾有人劝他搬家，避免触目伤怀，老人却一直坚持守在普希金的身旁，度过他的残烛之年。

老翻译家或许能给这尊孤独的普希金些许安慰。许多人忘记了当初是如何用自己的手毁掉了美好的事物，当然便不会珍惜美好的失而复得。而年轻人漠视那段悲惨的历史，只沉浸在金庸或琼瑶的故事书里，哪里会有老翻译家那份浓厚的情怀，涌动老翻译家那般刻骨铭心的思绪？

我忽然想起普希金曾经对于春天的诅咒——

啊，春天，春天，

你的出现对我是多么沉重，

……

还是给我飞旋的风雪吧，
我要漫长的冬天的幽暗。

有几人能如老翻译家那样理解普希金呢？过去成了一页轻轻揭去的日历，眼前难以抵挡春日的诱惑，谁还愿意去在凛冽风雪中洗涤自己的灵魂呢？

离开上海的那天下午，我邀上朋友再一次来到普希金的铜像旁。阳光很好，碎金子一般缀满普希金的脸庞。真好，这一次普希金不再孤独，身旁的石凳上正坐着一个外乡人。我为遇到知音而兴奋，跑过去一看，失望透顶。他手中拿着计算器正在算账，很投入。他的额头渗出细细的汗珠。

再到普希金像的正面，我的心更像被猫咬一般难受。石座底部刻有“普希金（1799—1837）”字样，偏偏“金”字被黄粉笔涂满。莫非人们只识得普希金中的“金”字吗？

我们静静地坐在普希金塑像旁的石凳上，什么话也说不出。阳光和微风在无声流泻。我们望着普希金，普希金也望着我们。

1992年4月上海旅次

布拉格雨霏霏

10月的布拉格，迎接我们的一直是细雨霏霏。我们一行四人组成的中国作家代表团，披戴着总也拂不去的雨丝，脚步匆匆几乎游遍了布拉格的老城与新城的名胜古迹。这一天，作为团长的四川老作家王火提议：我们应该去找一找丹娜先生的墓地，为丹娜先生专门扫一扫墓。

这实在是应该的，丹娜先生是中国的老朋友，如果说曾经和鲁迅先生有过交往并得鲁迅先生赞扬的普什科，是捷克第一代著名的汉学家，丹娜先生就是捷克的第二代汉学家了。她曾经在北京外语学院教过捷克语多年，翻译过艾青等人的著作，编写了捷克的第一本《捷华大词典》，至今还在捷克沿用，是最具权威的词典了。可惜，1976年，她不幸于车祸中丧生。她对艾青的感情很深，艾青落难之前到过她的国家捷克，专门到她家的书房拜访；艾青落难之后，她专门将问候和牵挂的明信片寄往新疆。她对中国的感情很深，她将中国当成她的第二故乡。只是她死得太突然，太早，太可惜，仅仅47岁。

我们请查理大学汉语系的学生何志达为我们带路，因为丹娜先生的墓地在布拉格郊区的奥尔格桑公墓，比较偏僻，也比较远，难找。长着一双忧郁大眼睛的何志达，刚刚学汉语不久，但对中国充满兴趣。我想这大概是出于

家传，他才有志于汉语的学习并取了这样一个名字。他的奶奶是捷华协会的主席，爷爷是捷克第一任驻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化代表团第一次访问捷克，团长是郭沫若先生，特意为他的爷爷和奶奶取了中国的名字，一个叫作何德理，一个叫作何德佳，便命中注定他们一家子和中国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

细雨一直飘飘洒洒，天空阴霾而低沉，去墓地的路有些阴郁，又需要换地铁和汽车，显得很漫长。这样的路，是丹娜先生逝世之后，第一次有中国作家踏上并前往她的墓地。大概是阴差阳错的缘故吧，自从1976年以来，这么长时间，我们是第一个来到捷克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丹娜先生去世后，她的姐姐曾经写信给中国大使馆，希望以后如果有中国的作家来到布拉格的话，请中国的作家能到丹娜先生的墓地去看一看，她的墓地一直很冷清。21年了，丹娜的姐姐的愿望才得以实现，我们的心都不知是什么滋味。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对一个人，还是对一个国家，充满误解和敌视的情绪，雾一样弥漫着，是很多的，丹娜先生却对中国自始至终至死不渝地理解和有情，是让人敬佩和难忘的。

紧紧地跟随在小何志达的身后匆匆地向墓地走去，我的心里只是默默地在说：我们来得太晚了一些，21年，为什么需要等待21年这样长的时间，才能赶到丹娜先生的墓地去祭扫？21年，丹娜先生墓前的青草该长高而萋萋蔓延了吧？她一直在渴望听到中国人的脚步声，听到中国人对她轻轻的诉说声啊。可是，她的墓前却一直只有来自伏尔塔瓦河的风声，她的墓前只有一年接一年的荒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

据说，艾青平反后从新疆回到北京，听说丹娜先生逝世的消息，特意写了一首怀念丹娜先生的诗，名字叫作《致亡友丹娜之灵》。在这首诗中，艾青这样写道——

我们这个时代的友情，
多么可贵又多么艰辛。
像火灾后留下的照片，
像地震后拣起的瓷碗，
像沉船露出海面的桅杆……

这样深情的诗，是心底情不自禁的流淌。这样真挚的友情，跨越国界和死亡。丹娜先生知道吗？艾青现在也已故去，再无法到布拉格来了，让我们替他把这份怀念捎给丹娜先生吧。

我们在墓园门前买了一个小小的花圈，小何志达买了一盒火柴，开头，我们不明白他为什么要买火柴，后来才知道捷克人有这样的习俗，在故人的墓前要点一盏蜡烛做的长明灯。

这是一个普通的墓地，与布拉格的维谢赫拉德名人公墓相比，显得格外凄清，像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走进墓地，由于里面的树木很多很高很茂密，便显得更加阴郁和压抑。偌大的墓地，没有一个人，只有瑟瑟的风声。风很冷，吹得树叶簌簌抖动，雨珠从树叶上滚落，地面上青草没膝，一片潮湿，含泪带啼般，风也吹不动。

丹娜先生的墓很普通，一块简单的墓碑上，用金色的字刻着她的名字和她的生卒年月：“19，2，1929—30，10，1976”；下面刻着的是她一生的主要著作，包括她的《捷华大词典》。这是她最主要的财富，如果说她还有什么值得珍贵的，那就是她和丈夫离婚后唯一的财产——一辆小汽车了。但就是这辆小汽车给她带来了不幸，要了她的性命呀！

她的墓碑实在太简单，应该再刻上艾青怀念她的诗：“我们这个时代的

友情……”在这个墓碑前想起这样的诗句，让人感动得想落泪，也会让人想到许多。如果刻上去该多好呀！

就在我们跟着小何志达刚刚走近丹娜先生的墓地时，忽然前面的树丛中枝叶不住地在动，从浓密的枝叶间露出一张胡须斑白皱纹沧桑的脸，如同童话中的林中老人，如同《圣经》中的先知，竟是小何志达的爷爷何德理先生迈着蹒跚的步子，向我们走来。显然，他在这里等待我们多时了，羽绒服和一双旅游鞋都被雨水打得精湿。

他是有些不大放心他的孙子，特意赶来等候我们并接我们回去的。看着雨丝扑满他的脸庞，我们都很感动。他却说今天因为你们的到来丹娜不知要多感动呢。小何在墓前燃亮起红蜡烛的火苗做长明灯，我们和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一起向丹娜先生的墓鞠躬致敬时，彼此的脸上辉映着同样温暖的烛光，彼此的心头涌出的是相互感知的感情。21年了，丹娜先生地下有知的话，也会涌出同样的感情。我们毕竟来了，我们不会忘记一切曾经给予过我们友情的人。

何德理老先生开着他那辆老掉牙的拉达破车，带我们离开了阴郁的墓地，我们彼此心里都有许多话要说，但什么也说不出来，一任车子在布拉格的绵绵秋雨中颠簸，落叶和雨珠一起纷纷扑打在车窗前。就这样，他一直把我们拉到一个偏僻但格外宁静的教堂旁的一座咖啡馆。他告诉我们并特意在咖啡糖纸袋上写上了这个教堂的名字：克拉斯特教堂。他说这是13世纪的建筑，时光过去了这么久，它还巍巍健在。我知道，世界上有些东西，有些感情，是不会随着岁月的潮水冲淡、冲远的。

咖啡很苦，但很浓、很热。当一杯咖啡捧在手中，布拉格如丝似缕的细雨便都融化在咖啡中了。

1997年11月记于布拉格

叶芹草

那天，孩子推荐我再看看普里什文的《叶芹草》。他说这部散文诗更可以看成小说，把它看成小说更好，可以看出小说这样的写法真是非常别致，你会觉得小说原来也可以这样写，再痛苦的生活原来是这样充满诗意。

这是孩子布置给我的作业。现在孩子大了，读大学之后，常常布置我好多的作业。

我认真地将《叶芹草》读完，孩子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不错，叶芹草是一种美丽含蓄的花，是普里什文年轻时的恋人，是失恋的象征。他说主要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深刻，充满着哲理，统帅着全篇。这当然是不错的，普里什文确实有不少这样精彩的哲理，花开般缤纷在《叶芹草》中，比如：“有人将整个内心生活都寄托在一条狗的身上，于是这条狗的生命，就比物理上任何伟大的发明都更具有无限现实的意义。”比如：“对于懦弱的人，深渊是无须引诱的，而是把他抛到宁静而安谧的岸上。”普里什文正是让这种关于一条狗与感情、引诱和深渊的哲理思考，像一条清澈而深刻的小溪流淌并湿润着全文。

但我对孩子说，普里什文更主要的是找到了大自然这样的对应物，使他对于失恋的哲理性思考有了文学性依托的宽阔背景，他才能将他难以忘却的

叶芹草写得那样美，将失恋写得那样美。真的，我还没有见过一位作家把这种感情写得如此美丽得让人心动。

普里什文在《叶芹草》中说：“在那个黄金时代里，每个人都似乎成了诗人。”他所指的黄金时代，是充满着爱的时代。其实，在这部作品中，主要写的是失去爱的时代，但他一样将大自然的一草一木染上了诗的色彩。他才能从两棵交织在一起的白桦树又增添的新枝中，感受到生物极其复杂的生命史。接近它们时，他的心胸才一下子开阔起来，他才能碰巧碰到细枝折断滴落的一滴树液滴到脸上，体味失恋痛苦分泌出的清新的汁液。你不能不为他敏感细腻的心地而感动。

普里什文总能将失恋后内心波动的涟漪，捕捉得细致入微，如描如画——

白桦倒在了地上，在灰蒙蒙的还没有上装的树木和灌木丛中，显得那样伤感和悲凉，但一棵绿色的稠李却站着，仿佛披上用林涛做成的透明的盛装……

母鸟已经孵出小鸟，小鸟已经长大飞走，旧巢已经被麻雀占据，老棕鸟还是天天飞到曾经度过它美好春天的苹果树下唱着它逝去的歌……

春暖夜河边捕鱼，忽然看见身后站着十几个人，生怕又是偷渔网的，急奔过去，原来是十来株小白桦，夜来穿上春装，人似的站在美丽的夜色中……

普里什文的这部作品，我早就读过，也许年轻时并没有读懂，只有经历了一些沧桑，才会懂得其中一些味道，并为他所经历的痛苦其实也为自己所